

戰國時代的戰爭*

勞 榦

第一章 戰國時代的大勢與軍隊組織的演進

從春秋到戰國，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個大進展，尤其顯著的是、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開闢，在春秋初期的“蓬蒿藜艾”，到春秋後期就成為“雞犬相聞”，這種顯著的進步，使得各種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起了非常大的變化，成為秦漢大帝國成功的第一步。

春秋晚期農業生產的進步，應當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在這以前是比較粗放的，到這時候，從犁和牛的使用，以及鐵耕的使用，使農業生產開了一個新的境界。然後水利的廣泛應用，以及“盡地力”的學說隨著出來，都催促了農業生產進步，來生產更多的糧食，也就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使大都市發展起來，商業和手工業也就隨著在經濟上占重要的地位。

從春秋和戰國遺留下的器物來比較，就看出春秋和戰國的器物、性質上有鉅大的差異，春秋器物還是襲殷及周初的傳統。鑄金是一種艱難而鄭重的事，所以稱為“重器”或“寶器”，是在貴族養活下，世傳的匠人來做的，做出來的器物是絲毫不苟，可是變化並不太大。到了戰國，器物變為多采多姿，並且除去銅器以外，漆器也非常精美，只是有些方面就不免偷工減料，不如春秋以前的厚重，這就表示戰國時代的藝術已經有些商業化，工匠們的生活已脫離了貴族的豢養，而變成功獨立經營。在論語子張篇中，已說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¹⁾，這個“肆”，就代表私有的場所，不屬於

* 1. 本文係中國上古史稿第五本第4章，審查人為楊聯陞、許倬雲二位先生。

2. 本文版權屬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所有。

3. 本文之姊妹篇論戰爭方法一文，將刊於集刊第三十七本。

(註1) 論語（十三經注疏本）子張篇，XIX/2b.

官營事業的工作室。墨子尚賢篇也說到“工肆之人”⁽²⁾，尤其在孟子的滕文公篇，更顯明指明職業上分工的重要，他說：倘若不能有工作上的交換，那就農夫有了過剩的糧食，婦女有了過剩的布；如果有了工作上的交換，那就木匠，車匠都可以獲得食物⁽³⁾；他又說：農夫拿糧食來換取用具，陶工和金工就拿用具來換糧食⁽⁴⁾。這就表示著這些手工藝者都是城市的自由人，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場所，來經營他們的事業，這是很清楚的；和漢代以後的情形已經一樣了。

從殷虛的遺址來看，商代都城的規模並不太大，住民也並不太多，不過現在發現的，可能只是其都城的一部分，因為鄭州在商代的城垣已和清代大致一樣了。西周豐鎬的情形還不清楚，依照當時經濟發展情形來說，似乎不會有較大的規模。到了戰國，如同所謂蘇秦向齊王敘述的，臨淄城已有七萬住戶，那就住民可達二十萬至三十萬人，決不是殷商及周初時期所能想象出來的。雖然戰國策記蘇秦張儀的言論，都是在戰國晚期寫成的，並非對於蘇張諸人真實的記述，不過其中描述的狀況，對於戰國晚期仍然相符。臨淄不是短期發展出來的，在戰國初期的規模仍然決不會太小。

關於戰國時代人口數目的增加，在戰國策趙策三，有一段很好的敘述：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質，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玉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以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鉤、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鉤、罕、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

(註2) 墨子(上海，涵芬樓影印明嘉靖癸丑刊本)尚賢篇，II/3a.

(註3) 孟子(十三經注疏本)滕文公下篇，VIa/8a.

(註4) 同上，滕文公上篇，Vb/2a.

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取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兩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

都平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⁵⁾

戰國策是劉向匯集了從戰國時期及漢代初期、有關戰國歷史的許多片段記載，成功爲一部書，其中不是一時的記載，也不是一人的記載，其中可信的程度也絕不相等，不過這一段看來却是比較上可信的。這一段的敘述，正表示戰國時代經濟開發的結果，人口增加，大都市產生，因而戰術上起了革命式的變化，舊日的戰術不堪再用，必需增加軍隊的人數來適合新的情況。軍隊人數既然增加，卽就軍隊中的組織、指揮方式、補給方式、防守辦法，也就完全隨著變動。

最顯著的是車戰的逐漸廢止，改爲騎兵及步兵，兵車是有它的特殊功用的，它比較徒步的兵士確實有許多優點，第一：兵車行動迅速，不是徒步的兵所能趕得上；第二：兵車有馬在前去衝鋒，而步兵用人肉搏，步兵是吃虧的；第三：兵車有車輿，防衛較好，而況兵車上的士卒不必步行，因而可以穿著較厚的甲冑；第四：兵車上的士卒還可攜帶預備的武器，以備武器破壞時更換的用處。所以兵車和步卒相遇，兵車應當比步卒占優勢的，這也就是古代要採用兵車的道理。

中國兵車的形式和兩河流域，埃及，波斯，希臘，羅馬是一樣的，雖然兩河流域及埃及的兵車開始應用的時代，是比中國要早些，所以兵車應用的方法是可以互相比較的，他們用兵車戰爭時，就是純粹兵車，並不夾雜著步兵；那麼中國古代應當差不多。商周牧野之戰，據說武王用車三百乘。詩經小雅采芣說：“方叔涖止，其車三千”⁽⁶⁾，這是西周盛時一個最多的數目，到了春秋時代，諸侯兵車之數，大都比此爲少；例如：隱公元年，鄭莊公“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以伐京”⁽⁷⁾；閔公二年齊桓公“使

(註5) 戰國策(上海，涵芬樓影印元至正十五年刊本)趙策三，VI/51a-53a。

(註6) 詩經(十三經注疏本)小雅采芣，XII/10a。

(註7) 左傳(十三經注疏本)隱元年，II/18b。

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⁸⁾；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與楚戰於城濮，“車七百乘”⁽⁹⁾；文公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斟”⁽¹⁰⁾；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¹¹⁾；成公二年，晉却克以車“八百乘”伐齊⁽¹²⁾。所以，春秋時代軍隊的主力都是兵車，而每次出征兵，車的數目都是不及千乘。至於閔公二年齊侯戍曹用三百乘車，附屬的步兵也不過十倍於兵車的數目。這樣看來，有時應用步兵時，其步兵的數目比較兵車，其比例也不大的。這就和後來周禮的記述全不像了。

楚國的軍制和中原軍制不能盡同，不過據宣公十二年邲之戰以前，欒武子說：“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後文又說：“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¹³⁾。卒的數目，據司馬法是一百人，兩是二十五人⁽¹⁴⁾。雖然司馬法是戰國的書，但其數目並無其他說法，那就這一項也許尙無大的變化。假如司馬法可用，其中表示著楚王的衛卒有三十乘兵車，分爲左右二廣，每廣有十五乘兵車，有卒一百人，這一百人再分爲四兩，每兩二十五人。

不過照這樣來說，就牽涉到人數的分配問題，因爲十五人和三十，是三的倍數，而一百是四的倍數，把一百人的卒分爲四兩，和十五乘的數目不能適合，因此我懷疑楚國的卒可能是九十人，而兩可能是三十人；或者卒是一百二十人，而兩是四十人；總之，一卒是靠近一百人的數目。平常兵車是四馬三人，十五乘是四十五人，如一卒爲九十人，那就是有四十五人作爲預備的步卒；如一卒爲一百二十人，那就是有七十五人作爲預備的步卒。總之無論如何計算，和戰國策所記，完全是一種不同的制度。

(註8) 左傳 (十三經注疏本) 閔二年，XI/10b.

(註9) 左傳 (十三經注疏本) 僖二十八年，XVI/22a.

(註10) 左傳 (十三經注疏本) 文十四年，XIX/16a.

(註11) 左傳 (十三經注疏本) 宣二年，XXI/6.

(註12) 左傳 (十三經注疏本) 成二年，XXV/8b.

(註13) 左傳 (十三經注疏本) 宣十二年，XXIII/12a, 16a.

(註14) 杜注左傳引司馬法 (XXIII/12a) 與周禮 (十三經注疏本) 夏官司馬法相同，不過周禮說：『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XXVIII/12a)，那春秋時三軍的大國，應有三萬七千五百人，若以千乘計，每乘有三十七人，這就和左傳顯然不同了。

因為從春秋到戰國，步卒的用處漸廣，於是步卒的數目和車的比例逐漸增加，在記載上就會有顯然不同的情況，即如司馬法一書，就自相矛盾，現在舉例如下：

(1) 鄭玄注周禮小司徒引司馬法：

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四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爲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¹⁵⁾。

(2) 左傳成公元年經疏引司馬法：

……；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¹⁶⁾。

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與小司徒鄭注不同，賈公彥謂『爲幾外邦國之法』，可能是後起之法⁽¹⁷⁾。

照前說：百井爲成，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百里之國，堤封萬井，出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照後說：百里之國，堤封萬井，出車一百五十六乘、甲士四百六十八人、步卒一萬一千二百三十二人，這是一個奇零的數目。但是照賈公彥的周禮地官小司徒疏的解釋謂：『宮室、塗巷，三分去一』⁽¹⁸⁾，所以堤封萬井，實得兵車百乘、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所以，依前說，每車一乘，實得士卒三十人；依後說，那就每車一乘，實得士卒七十五人，並且這七十五人的分配，是兵車上三人，附牛車十二輛，每輛載士卒六人。這種兵車附有士卒的差異，只有當作是兩個不同時期的制度才合適。

以現在猜想：司馬法前制，大概是依照戰國初期情形設計的；司馬法後制，大概是依照戰國晚期情形設計的。孫子用間篇：“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註15) 鄭玄注周禮小司徒引司馬法，XI/6b-7a.

(註16) 左傳成公元年經疏引司馬法，XXV/1b.

(註17) 鄭玄注論語（見周禮，XI/10b）。

(註18) 賈公彥疏周禮地官小司徒，XI/10a.

(19) 正可證明孫子出於戰國晚期，不惟不可能出於孫武之手，就是孫臏之名也是出於依託。淮南子兵略篇：“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士十萬，”⁽²⁰⁾當然也是根據戰國晚期的記述。至於史記周本紀：“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²¹⁾。也顯然是根據戰國晚期的話，因為依照現存殷墟的規模，決不可能容納下七十萬人那樣龐大的軍隊。

第二章 三家分晉的開始及魏國的盛衰

(甲) 三家與知伯之戰及均勢時期

戰國的局面，是從三家分晉以後，使得晉的力量分散，相對的，使得秦和齊的地位增強，從此，晉國獨霸中原的局面，變成爲第一步是九國局面，再變爲七雄的局面。

晉國的卿本有十一族，魏、趙、狐、胥、先轅、卻、韓、知、中行、范、最後成爲韓、趙、魏、知、范、中行六卿，其中以知氏爲最強，知伯瑤先率趙氏及韓魏滅范中行二氏，於是晉國只有知氏及韓趙魏四卿，而晉國的國政全由知伯決定。最先，知伯完全占有了范氏和中行氏的地。以後知氏向韓氏及魏氏請地，韓魏把邑給予知伯。知伯再向趙氏請地，趙氏不與，在公元前四五五年（周貞定王十四年）知伯率領韓魏共攻趙氏。

當時趙襄子（趙無恤）據守的根據地是在晉陽（註一）在知伯伐趙以前，趙襄子知道知伯一定要伐趙，因此他和張孟談商量，張孟談說：晉陽曾被趙簡子⁽²²⁾。的才臣董閔子治理過⁽²³⁾，一切有關城郭、倉廩，府庫的積蓄，是完美的；並且在晉陽有公

（註19）孫子（長恩書室叢書本）用間篇第十三，16。

天子之地方千里，爲百里之國百區，如百里之國出車百乘，有兵卒七千二百人，則天子之畿可出萬乘，步卒七十二萬人；戰國時的秦加上二周，當然是可以的，可是西周時代，大概當沒有這樣多的戶口。

（註20）淮南子（上海，涵芬樓影印劉泖生影寫北宋本）兵略篇，XV/15b.

（註21）史記（上海，涵芬樓影印南宋黃善夫刻本）周本紀，IV/10a.

（註22）晉陽在今山西晉源縣（舊名太原縣），在汾水的西岸，從戰國以後直到唐代，一直爲山西區域的重要據點。到宋代初年，平定北漢，爲著更容易防守，將太原縣移到汾河東岸，即今太原市。

（註23）簡子，趙襄子的父親，此段見戰國策趙策一，VI/2.

宮⁽²⁴⁾，牆垣都是用堅實的蒿葦來做牆心，可以做箭材，而且公宮的柱礎用鍊銅來做，取出來就可以做兵器用，這樣晉陽就可以堅守了。

知伯和韓魏的聯軍攻晉陽，攻圍不下，最後決晉水灌晉陽⁽²⁵⁾，晉陽城幾乎沉沒下去了。在這危急之中，韓魏和趙氏聯合起來，反攻知氏，並且決水攻知氏的軍隊，知氏軍隊大亂，知伯被殺。

知伯的亡國在公元前四五三年（周貞定王十六年），開始決水攻晉陽的日期，現在不明白，戰國策說攻趙三月就決水去灌，一直圍困了三年，這是不太合情理的，因為每個城並非都可以用水去灌的，假若可以用水去灌，那就無法支持一個長的時期不被攻下。

對於三家和知伯的戰爭，可以有一些啓示：第一，用蒿或葦夾泥土來築牆垣的，在敦煌漢代長城就被發現過⁽²⁶⁾。敦煌天氣乾燥，雖然經過了二千多年，被鹽分浸過的蘆葦還是很堅固的。山西也是一個乾燥的地方，少數幾年的築牆的蒿葦，一定可以保存的很好，所以發出築牆的蘆葦做箭桿，是一個可能的事；第二，戰事中消耗最多的還是箭鏃，這裏雖然未說明這些銅做什麼用，不過和箭桿一齊來敘述，顯示著銅和箭有相當的關係；第三，特別提示箭的需要，足證當時對於城的防守上，弓箭的重要性。

三家分晉以後，諸國的力量大致是在一種均勢狀態之下，比較上沒有什麼大戰。從知伯之亡，前四五三算起，其間比較重要的事，是：

前 408：魏文侯滅中山，命公子摯守中山。⁽²⁷⁾

（註24）指借晉侯住居的宮。

（註25）戰國策趙策一說：『城之不沈者，三板』（VI/4b）；史記：『城不侵者三版』（XIII/14a）表示築城之法是用板築。晚周之城如燕下都，邯鄲，以及洛陽等。

（註26）見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上海，中華書局，1936），向達譯，130-131。

（註27）中山本自狄鮮虞之後，魏文侯滅中山，以封其子摯，是爲中山武公。沈欽韓漢書疏證（光緒二十六年浙江書局刊）人表考中云：按本紀：「桓公卒，子威公代立爲西周君耳。河南之外，一民尺土，皆非周有，何得爲中山之君乎？」……魏世家：「文侯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摯守之。」說苑：「奉使云：文侯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摯。」……魏世家：「中山君相魏……」此是魏所封，趙滅之。……蓋姬姓之中山滅於魏文侯，魏所封之中山又滅於趙主父，而趙世家及年表皆倒置中山武公之文於

（下轉第8頁）

戰國時代的戰爭

前 403：周王正式承認韓魏趙為諸侯。⁽²⁸⁾

前 376：韓滅鄭，從平陽徙都陽翟，（今河南禹縣）

前 364：秦獻公大破魏於石門，（今陝西涇陽縣）

前 362：魏惠王徙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市）

從此以後，秦的勢力才開始發展，當時秦並非魏的大患，魏的發展方向還是在東方，魏的遷都大梁，與其說是避秦，不如說找一個向東用兵方便之地，更為合適一些。

當春秋時期，晉國的領土已經過了黃河，到了三家分晉，魏和秦接境，在戰國時的發展，是：

前 418，魏城少梁（今陝西韓城縣）

前 414，魏城籍姑（今陝西韓城北三十五里）

前 402，魏敗秦鄒下（今陝西華縣）

前 398，魏伐秦，築臨晉（今陝西大荔縣）、元里（今陝西澄城縣）

前 397，魏伐秦至鄒，築雒陰（今陝西白水縣）合陽（今陝西郃陽縣）

史記秦本紀說：“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秦河西地。”⁽²⁹⁾此處的晉，是指魏而言。不過魏的伐秦只是乘機闢地，並無取秦地為根據地，用全力來擊秦的決心，所以在秦獻公五年（前 364）秦獻公破魏石門，斬首六萬；七年（前 362）

（上接第 7 頁）

文侯滅中山之前，故迷惑難考，何以明之？若使中山武公尙是舊時之君，則彼不數年而亡，史取之何義？若以爲中山本末嘗亡，則魏克其地而守之，又何處也？是中山武公爲魏所始封，以其大事也，故記之耳。（人表所注，上下文不相連，有脫誤。徐廣不知，襲之以注史）』（IX/46-47a）。其說甚是。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香港，大學出版社，1956）上冊中山武公初立考（166-168），更有詳細補充。至於戰國各王年代，史記在齊、魏、韓各國均有錯誤，而以齊、魏爲太甚，與孟子及戰國策均不相合。自竹書紀年發現後，始能改正其錯誤。竹書紀年本戰國晚期之書，所記商、周之事，多據戰、國雜說，不可引爲典要，但所記戰國年代，則正可補史記之不足。惜紀年原本已亡，今本紀年出於宋、明人所輯，方法甚不謹嚴，不可用，現在以王國維竹書紀年輯校（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三十六冊）最爲完備。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排印本影印1951）雖在王氏之前，創獲亦多，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亦有不少可用者。其對照年代，則參考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所附表（247-273）。

（註28） 403 B.C. 爲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此年爲資治通鑑開始之年。

（註29） 史記秦本紀，V/22a。

又破魏少梁，虜魏將公孫痤 ⁽³⁰⁾。不過在魏看來，尚非腹心之患，所以後來全力向趙國和韓國發展，致有桂陵之戰（前353）及馬陵之戰（前345），成為戰國局面的轉變之點。⁽³¹⁾

第三章 桂陵之戰與馬陵之戰

桂陵之戰（前353）和馬陵之戰（前345），是戰國初期對於全局有關的戰爭，就當時情勢而言，魏國是一個最強的國家，因為文侯和武侯兩代已樹立下堅固的基礎，而惠王又是一個有為的君主 ⁽³²⁾，更增加國家的聲勢。在魏惠王即位後到桂陵之戰十七年中，魏國對於當時國際間局面的應付，大率是成功的，但魏惠王得意的時期太久了，對於和戰問題不免疏忽，從桂陵之戰起，（前353）使魏的國力受到消耗。

最先，趙成侯伐衛，衛非常危急，向魏求救，魏也感到趙滅衛，魏也受到威脅，於是伐趙，進圍邯鄲 ⁽³³⁾。齊威王便遣兵救趙，當時田忌為將，孫臏向田忌建議說：救鬪者不搏戟，折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³⁴⁾

就在這年十月，魏軍攻克了邯鄲 ⁽³⁵⁾。齊迫脅宋衛等諸侯的軍隊，合兵攻魏的襄陵，⁽³⁶⁾

（註30）公孫痤應即後來魏相公叔痤，見戰國策魏策一，VII/5a。

（註31）三晉本來從晉分開，不是分封的諸侯，原來三家食邑參互錯綜，領土割裂穿插，為收取賦稅尚無問題，可是攻守俱不便。魏國初期的優勢，實由侵佔秦地而來，可是受了韓、趙的牽制，也不能全力侵秦，所以魏惠王想先滅趙，却未把齊國可能的干涉打算在內。

（註32）文侯和武侯已樹立了魏國的基礎，在惠王即位之初，和公中綏爭位，韓、趙支持公中綏，圍魏，後來韓、趙意見不同，韓主張分立惠王、公中綏為二國，趙主張全力支持公中綏。韓因意見不合，解圍而去，趙軍也就隨著解圍。所以魏惠王初年，還是相當艱窘的，但是經他的治理，在桂陵之戰時期（353 B.C.，即惠王十七年）魏國已是當時最強的國家了。

（註33）戰國策秦策四，III/80a；又史記趙世家，XIII/18a；又史記魏世家，XIV/7b。

（註34）史記孫子列傳，X/3。

（註35）史記田齊世家，XVI/12a。

（註36）水經注（上海，涵芬樓影印武英殿聚珍版本）淮水注引紀年，XXX/14b。史記田齊世家正義：『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也』，XVI/11b。

魏軍還救，齊軍大破魏軍於桂陵 ⁽³⁷⁾。在這個時期，楚宣王也派軍北上，攻取了魏的睢水、濊水間地方 ⁽³⁸⁾，前352年，秦國也派軍攻入魏境，並且攻取了魏的舊都安邑。 ⁽³⁹⁾

這一連串魏國的失敗，並未對魏國作致命的打擊，魏國仍有它反攻的計劃。就在前352年，魏首先利用了韓魏的聯軍，在襄陵擊破了齊宋的聯軍，齊國只好轉請楚國景舍向魏求和 ⁽⁴⁰⁾。到前351年，魏再把邯鄲歸還給趙，魏王和趙王在漳水上結盟，⁽⁴¹⁾，這樣魏對於東方的局面得到安定了。就在前350的那年，魏就和秦在彤相會相會的結果不知道，不過此後安邑仍然屬魏，而上郡到秦惠王十年（前328）才被秦占去，那就魏國在此會中大致用外交的方法，索回對秦的失地了。 ⁽⁴²⁾

桂陵之戰雖然魏一度失敗，但到了最後似乎並無多少領土上的損失，所以魏的國勢並未減削。對於魏國前途來說，最好是及時收束，保存實力，那均勢的局面還可繼續維持；如其不然，那就避免刺激東方，專得寸進寸得尺進尺，向秦蠶食，以除後顧之憂 ⁽⁴³⁾，不料魏惠王好大喜功，在前344年（魏惠王二十六年），召集了逢澤之會，想做諸國的盟主 ⁽⁴⁴⁾。等到逢澤之會相當成功，再僭用了天子的儀仗，打擊了其他鄰國

（註37） 桂陵在山東曹縣東北。

（註38） 戰國策楚第一，V/2a。

（註39） 史記秦本紀，V/24a。

（註40） 水經注淮水引紀年，XXX/14b-15a。這次戰爭，韓國的加入魏方，是一個關鍵。韓國加入的經過現在史料不夠，無從知道，不過，看情形是韓國先守中立，等到各國都有損失以後才加入的。韓國加入戰爭，一定得到某種有力的條件，現在也不知道。

（註41） 史記趙世家，XIII/18b。

（註42） 在今陝西華縣，見史記魏世家，XIV/8a。 戰國策齊策五言： 魏王『西園定陽』（IV/48b）。大致其前曾擊敗秦。

（註43） 後來漢武帝為對付匈奴，先掌握西域；諸葛亮為對付北方，先平定滇南，為比較上迂迴而正確的辦法。

（註44） 逢澤在今開封市東北，這個會應由魏召集的。史記秦本紀周本紀及六國年表雖然稱由秦召集，不過司馬遷的紀年以秦紀為基礎，此處顯然是秦人曲筆。戰國策秦策四：『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一朝為天子，天下皆從』（III/80b-81a）；又戰國策齊策五：『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園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鄆、魯、陳、蔡，此

（下轉第811頁）

的自尊心，原來的盟國韓國也背棄了，但做慣領袖的魏國並不能忍受下去，舉兵伐韓，因而發生了馬陵之戰。公元前344年，魏國攻韓，韓向齊求救，這個戰事一直相持了一年多，到公元前343年十二月，齊魏才在馬陵遭遇（今山東省鄆城東北），魏將龐涓自殺，魏太子申被俘而死。^{（45）}

關於這場戰役，史記孫子列傳中說的比較詳細，它說：

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情，入吾地三月，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並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

（上接第810頁）

固大王之所以鞭筆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如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所以魏惠王是先召集了逢澤之會，做諸侯的盟主，在會後又受了商鞅的欺騙，僭用了天子的儀仗（不過大致還未稱王，齊、魏相王是以後的事，在334 B.C.），因而魏國變成了孤立的局面。逢澤之會應由魏惠王主盟，錢穆先秦諸子繫年83節曾有詳考可參看；楊寬戰國史亦曾論及，不過楊氏認為：魏惠王僭天子即在逢澤之會，大概是對的，因為逢澤之會，魏君率諸侯朝周，當時只想做盟主，不會同時僭王禮的（162）。至於錢氏說：『又按秦本紀：「孝公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年表亦云：「與魏王會杜平」，時為魏惠王十六年。韓世家：「惠侯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據表，會宅陽在惠王五年，然史公於韓系實有誤，則宅陽之會在何年，尚待考。惟梁之稱王，遠在徐州相會之前，此又一證也』（先秦諸子繫年上冊，256）。今案史記魏世家：『索隱曰：「紀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或元稱一年。」』（XIV/10a），是在適在徐州相王的時候，所以魏惠王的改元，係因稱王而改元；此外秦惠王十四年改為元年，也是由於稱王而改。所以魏惠王的稱王，似以在徐州相王時才改為是，（史記稱魏君為惠王，亦是信筆而書，在此未曾思索）。

（註45）史記孫子列傳：『索隱曰：「王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V/3b）。十二月應為夏曆十二月，實際上已到了342 B.C.了，因為不詳日子，無法換為新曆，所以仍書十二月）。

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堅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歸。⁽⁴⁶⁾

這是一個很著名的故事，但是其中還有小說化的地方，未可全信，因為(1) 馬陵之戰是相持已久以後之戰，史記所說好像戰事一發生就決勝負，於實際情況不合。(2) 馬陵在大梁東北，不在大梁西南，史記稱齊兵已過大梁而西，於實際情況不合，所以縱令滅竈和伏弩兩件事是真實的，也得加以斟酌才可以，依照史記索隱引紀年，馬陵之戰在魏惠王二十七年十二月，顯然這是一個年終的撤退，齊軍不是過大梁西進，而是向臨淄東退，龐涓看到滅竈的情況，認為齊軍已潰，冒險輕進，以圖立功，使在馬陵被伏弩擊潰，這使得魏國的地位大為衰落。

到前341（魏惠王二十九年），齊趙和秦相繼伐魏⁽⁴⁷⁾，據史記商君列傳，商鞅遣魏將公子卬書，希望和公子卬相見罷兵，公子卬和衛鞅會盟，衛鞅伏甲虜公子卬，因再擊破魏軍，於是秦據有魏國河西許多地方。⁽⁴⁸⁾

秦對魏是根據商鞅的原則：“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並魏”⁽⁴⁹⁾，它的對策是集中全力攻魏，所以接著在前338又和魏在岸門接戰（今山西河津縣南），俘虜了魏將魏錯。

魏在這個時期不能不對東方的齊表示屈服，為著聯絡齊國，在前334年採用了魏相惠施的路線，率領了各小國的國君，到徐州（今山東滕縣東南），和齊威王相會。

（註46）史記孫子列傳，V/3b-4b.

（註47）史記魏世家：『索隱曰：「紀年云：二十九年五月，齊田盼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XIV/9a）。按年月當以紀年為是，不過史記要稍詳細一些。大致是公子卬先被俘，魏王親自攻秦又遭敗績。公子卬被俘以後，後來一直在秦，未送他返魏。秦本紀：『（惠文君）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人。』（V/25b），當即此人，所以公子卬絕非惠王之子，可能只是魏國的公族，所以受秦的利用。

（註48）史記商君列傳：，VIII/5b-6a.

又秦本紀：『（惠文君）十年（328 B.C.），魏納上郡十五縣。』（V/26a），在此十三年以後，所以此次伐魏所得，只是河西的一部份。

（註49）史記商君列傳，VIII/5b.

這次大概把齊威王尊爲盟主⁽⁵⁰⁾。齊也得到相當的滿足，和魏得到一時的和平。

不過秦國對於魏國的進攻都未曾停止，屢次戰役結果，不僅河西地全部入秦，河東的焦（今河南陝縣東），曲沃（今山西曲沃縣）汾陰（今山西滎河縣北）史氏（今山西河津縣西）也都被秦攻佔，直到前 329 年（秦惠王九年魏惠王後元六年）魏和秦講和，秦歸還魏的河東地方，魏也把河西十五縣，南北七百里的地方，正式割給秦國，從此以後，秦完全據有黃河之險，地位穩固了，秦惠王就在前 324 年正月正式稱王。⁽⁵¹⁾

第四章 合縱連橫與當時的和戰

魏的衰落和齊秦的強大，使得戰國的時局有了一個出人意料之外的變化。本來周室是天子，周室衰微，晉國興起，使人們覺得有以晉繼周的可能，魏國據有故晉的中心，正够上這一個資格，魏惠王的虛矯行動，也未嘗不是受到這種鼓勵，但是魏惠王失敗了，變成了一個平常的國家了。三晉二周的人士，自然會想到如何處理這個時局。

在春秋晚期，爲了時局問題，宋國的人曾想到弭兵運動，這是因爲戰爭對於宋國有切身的利害，而且發動的宋國貴族，目的是維持現狀，而不是爲取得本身的富貴。戰國中期也是問題時代，但發動縱橫運動的是三晉二周之人，一方面由於擁魏的可能歸於幻滅，而另外的，他們都是平民或者是沒落的貴族，想造成一個新的局面來取得富貴。

合縱連橫是以韓魏的立場爲主的，此時韓魏兩國以外，東西南北都是敵人，也都可以做朋友，問題是怎樣去選擇。對於秦或齊的爭取，應當都算連橫，對於楚或趙的爭取，應當都算合縱，“橫成則秦帝，縱成則楚王”實是比較晚期的說法。

縱橫以外，另外一種辦法，是韓魏易地，這樣韓魏的軍隊比較容易調動而謀復興

（註50）史記田齊世家：『（齊）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XVI/12a）。按齊的稱王，是魏國致送去的，而且是在馬陵之戰以後，不是在桂陵之戰以後，不過此時齊的地位增強許多，爲諸侯之長却是事實。

（註51）據秦本紀十四年更爲元年（V/26b），即 324 B.C.；韓的稱王則在 325 B.C.。 秦、韓是同時稱王的，不過秦正式改元在次年，故今以改元算起。

的前途，因為魏此時主要的區域是河內及河東，而中間隔了一個韓國的上黨，韓國主要區域是韓國的潁川和上黨，而中間卻隔一魏國的河內，所以韓魏希圖把領土交換一下，以便於攻守，交換的辦法是魏拿河東來交換韓的潁川；交換的結果是韓得二縣魏亡二縣（並且潁川河南西部富力實不如河東），但魏國盡包二周多於二縣。在易地之後，韓得到晉國初期的形勢，而魏則可以繼承周室的地位，兩面都是光采的。二周被魏包圍，卻非常恐慌，於是聯絡楚趙來制止，於是韓魏交換領土之事未曾成功。⁽⁵²⁾

韓魏在軍事上沒有更好的出路，只有利用外交上解決的辦法，這樣縱橫家就被政府支持而成爲戰國中期流行的策略，在戰國初期當然是不需要的，到了戰國晚期，縱橫之術也因為均勢已經打破而過時了。

縱橫之術都是失敗的。連橫的目的本來是造成以秦爲盟主的和平局面⁽⁵³⁾，可是秦的過去傳統及客觀形勢，却是利於戰勝攻取，所以主張連橫的張儀及或橫或縱的公孫衍，雖然都是魏人，都希望造成和平局面，因而對魏有利的辦法，卻始終未曾實現，顯然的合縱連橫都有些變質了。

最先講縱橫的只是公孫衍和張儀，當時稱爲“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二人都是魏人，而在秦發跡的。據史記秦本紀：惠王五年（前333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⁵⁴⁾；惠王十年（前328）魏人張儀爲秦相⁽⁵⁵⁾；惠文王後三年（前322）張儀爲魏相⁽⁵⁶⁾；後八年（前317）張儀再爲秦相⁽⁵⁷⁾；後十二年（前313）張儀爲楚相⁽⁵⁸⁾。但

（註52） 戰國策西周，I/8.

上黨（今山西東南部山地）分爲兩上黨，在易地計劃之中，兩上黨均屬於韓，故韓幾乎全有晉本部之地。

（註53） 倘若只是對於秦統一四方的設計，就不著連結諸侯了。其實合縱連橫之術，還是從春秋盟會變來。齊桓是一個連橫的局面，晉文是一個合縱的局面，魏惠王逢澤之會，也可稱爲合縱，齊、魏相王則是連橫；只是當時公孫衍、張儀尚未出來罷了。

（註54） 史記秦本紀：陰晉即今華陰，時爲魏邑；犀首爲公孫衍的別；大良造爲秦官名（V/25b）。據史記秦本紀：『（孝公）十年，衛鞅爲大良造』（V/24a）。當時衛鞅是秦相，所以『犀首爲大良造』，亦即『公孫衍爲秦相』。到惠王十年，才以張儀爲秦相，那是採用了東方各國的名稱了。

（註55） 史記秦本紀，V/26a.

（註56） 史記秦本紀，V/26b.

（註57） 史記秦本紀，V/26b.

（註58） 史記秦本紀，V/27a.

是張儀在秦和楚間的策略是失敗的，以致引起秦楚間的戰爭，彼此都有損失，張儀也被排斥，就在前 310 年死在魏國。⁽⁵⁹⁾

公孫衍與張儀是不和的，實際說來，公孫衍和張儀的策略，也不見得有多大的出入。當公孫衍做秦大良造之時，他就伐魏，在雕陰（今陝西鄜縣）一戰，俘虜了魏將龍賈，佔據了河西的一部，等到張儀做了秦相，他仍回到魏國做魏國的將領。合縱之事，應當是惠施還在公孫衍之前，在魏惠王後十三年時（前 322）曾想“以魏合於齊楚以按兵，”但因秦伐魏取曲沃，平周，縱約未得到結果，惠施去職，起張儀為魏相，但魏國的政策仍然是擺動的，在前 319 年起用公孫衍為相，執行合縱的政策，韓魏趙燕齊，率領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樗里疾抵禦，在修魚（韓邑在今河南濬縣）一戰，虜韓將申差，敗趙公渴、韓太子魚，斬首八萬。這一次規模大的合縱，歸於失敗了，秦在東方局面安定了，就在第二年（前 318 年）遣司馬錯滅蜀，蜀既屬秦，秦更富強了。前 314 年，公孫衍再伐秦，和秦在岸門（在今山西河津縣）交戰，又為秦所敗，損失軍員萬人。秦又在第二年（前 313）派樗里疾伐趙，俘趙將趙莊。

現在所知道的，總是秦得到勝利，秦在此時國力已經比韓魏強大的多，總是容易得勝，不過現在所據的史料，以史記根據的秦紀最為完備，魏方的竹書紀年只有殘缺的片段，所以也不能斷定魏方一次勝利也沒有。

從現在殘餘史料來看，公孫衍的聲望並未因伐秦失敗而受嚴重的打擊，反之，秦國對於他仍然相當的重視，在張儀死後，公孫衍曾一度相秦，和樗里疾甘茂先後都做了秦相⁽⁶⁰⁾。按著；東方的著名人物是齊的孟嘗君田文和趙國的秦陽君李兌聯絡東方

（註59） 史記張儀列傳索隱引紀年，X/19a.

張儀為楚相，顯然是秦送去的，其目的在破壞齊、楚間的和好。現存戰國策的材料，有自相衝突之處，和史記材料亦矛盾（因為爭執中心漢中六百里，和商於六百里實是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也就是上庸地方，和漢代稱南鄭為漢中的不同）。最近情理的可能，大致是秦、楚上庸的邊界本來不清楚，張儀大致主張對邊界讓步，會楚伐齊，可是秦國政情複雜，張儀的允諾不曾兌現，引起了楚的伐秦，大戰於藍田，楚兵雖被擊敗，但秦軍也一度危險，所以張儀在秦在楚都遭受不滿（張儀主張以漢中與楚應即此時的事）最後只有到魏去逃避，就在 310B.C.（秦武王元年，魏襄王九年）抑鬱的死於魏國。

（註60） 除公孫衍、張儀以外，和他們同時的，還有陳軫，也是一個謀士，兼任秦、楚，見史記本傳。和張儀同時的人有蘇秦，曾游說燕、齊和趙，與燕相子之為婚姻，320B.C. 他死於齊。蘇秦雖在燕尊顯，可是按著燕、齊局面來說，當時無合縱的必要，不過蘇秦死後，蘇秦的兩個哥哥蘇代和蘇厲，都是做的合縱工作，蘇秦成為戰國合縱的代表，大都是由於蘇代、蘇厲後來的事附會上去的。漢書（上海，涵芬樓影印北宋景祐刊本）藝文志，蘇子三十一篇，張子十篇，史記和戰國策大率都把其中內容採取進去，可是蘇子和張子都是戰國晚期，甚至西漢初期的傳述多與事實不合，史記蘇秦列傳更加上司馬遷個人的看法（例如以伐燕為齊潛王之屬），以至有更多矛盾之處。

戰國時代的戰爭

各國的關係和秦來抗衡，最後齊湣王滅宋而消耗了齊的國力，並且引起他自己的自滿和東方各國的敵視，終於龐大的齊被新起的燕國毀滅了，等到齊國重建，已經不是從前的齊國，在因循而孤立的政策之下，坐視了秦國的混一天下。

以下再敘述秦惠王時代以後的戰爭：

(甲) 秦惠王的滅蜀：

這是前 316 年的事。原巴蜀和中原是有來往的，不過巴蜀地勢險阻，自己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和華夏有關，卻與華夏並不盡同。此時蜀在今四川西部，以成都平原為中心，巴在今四川東部，以江洲（即今四川重慶）地區為中心。因為巴蜀二國相攻，秦有了可乘之機，當時蜀分封的國直侯向秦求救，張儀和司馬錯在秦惠王前爭論，司馬錯主張伐蜀，張儀主張伐韓，結果秦惠王用了司馬錯和張儀伐蜀，第一步滅蜀 ⁽⁶¹⁾，第二步吞併了苴國和巴國。蜀既屬秦，因為蜀產物豐富，給秦財源上一個極大的幫助。

(乙) 燕的內亂及齊的伐燕：

這是戰國時代東方一件大事。前 320 年燕王噲立，子之為相，很受信用。前 318（燕王噲三年）燕王噲慕堯舜禪讓的名譽，把國讓給子之，子之為人並不善於治國 ⁽⁶²⁾，人民嗟怨，因而將軍市被和太子平率兵進攻子之。前 314 年子之殺了市被和太子平，燕國人心在惶恐之中，因此齊宣王派匡章率兵攻燕，五十日內，攻下燕國，殺了燕王噲和子之，但是齊軍入燕紀律不佳，燕民並不歡迎，並且趙國也不願齊國占有燕國，趙國召燕王噲另一兄子公子職於韓，造樂池送到燕國，立為燕王，這就是燕昭王。當然燕國也未曾完全恢復舊有的領土，燕國的一部分仍齊兵占據。

(丙) 秦楚藍田之戰的前後：

當齊宣王伐燕之時，韓魏情形也起了變化，此時魏惠王死了，繼立的魏襄王並非一個有能力的君主，因而對秦收復失地的願望冷了下去。就在前 314 那年，

（註61）當時封秦公子通為蜀侯，使陳莊相蜀。到昭襄六年（310B.C.），蜀侯大軍反，秦使司馬錯再定蜀。

（註32）子之可能是一個三晉法家的實行者，而不是一個貪權的人，因為在三晉法家作風之下，吳起、商鞅也都是不滿人意的。王噲追堯舜然讓國，也絕不是一個平常的人，但過激的改革總會出問題的。

秦大破韓於岸門，迫使韓國向秦求和，並將太子爲質於秦。次年，魏襄王也和秦惠王在臨晉相會，於是韓魏兩國變成爲連橫的局面。

這時齊和楚是合作的。在前312年，楚柱國景翠圍韓的雍氏（今河南禹縣東北），秦助韓攻楚（⁶³），齊國援楚，會合宋國的軍隊攻魏的煮棗（今山東荷澤縣西南），一面又深入魏地，直到河東的曲沃，趕走曲沃的秦軍（⁶⁴），使秦國深受威脅。

這的確是一個合縱的好機會，不過楚懷王爲人却是貪小利而無遠見的，秦國在此時遣張儀到楚國，拉攏楚國退出戰爭，給與楚國商於的領土（⁶⁵），楚國受到了引誘（⁶⁶），和齊國不再合作，因此秦兵向齊國進攻，在濮水上一戰，擊潰了功過去伐燕立的齊將匡章，並且殺了齊將贅子。（⁶⁷）

但是秦國的意思只是把楚國騙出戰爭，並無意向楚割地，戰爭完畢以後，張儀已回到秦國，楚國派遣受地的使臣並不能接收到土地，楚王大怒（⁶⁸），再起兵攻秦，丹陽（在今河南淅川縣境）一戰，楚軍大敗，楚將屈匄被殺，於是楚再增援反攻，一直進入武關，在藍田大戰，可是楚軍這一次失敗了，接著韓軍又南攻

（註63）見史記秦本紀（V/27b），六國年表（III/24b）及韓世家（XV/6b-7a）。

（註64）見史記越世家齊使者語（XI/9），又戰國策秦策二稱：『齊助楚攻秦，取曲沃』（III/15a），曲沃魏地，此時秦兵駐紮著。

（註65）見戰國策秦策二，III/15。按此篇物語成分甚重，但其背景則是真實的，策稱秦欲伐齊，實際此時齊、楚皆在對秦戰爭中，並不那樣的簡單絕齊而已。商於與楚上庸（即漢中）連界，實即秦之條件爲擴展楚的漢中。及楚撤兵而不得地，始再伐秦，但此時齊兵已敗退，並恨楚失信，不會再援楚，最後引起楚的大失敗。當楚懷王欲聽張儀時，屈原是反對的（見史記屈原列傳，XXIV/3a）。後來楚懷王對秦仍然不能堅定而有遠見，以至於被秦扣住，而楚襄王又不爭氣，楚國便無可爲了。

（註66）楚國可能在緊急中撤退回來，不過戰國策中卻未說到，不過有一點是可靠的，即楚兵未撤，即不必再動員伐秦了，可是據戰國策秦策二：楚國伐秦是再度出兵的，III/16b。

（註67）戰國策齊策六：『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IV/1a），史記六國年表作：『虜聲子於濮』（III/14b）。

（註68）這次楚王及秦國的不守信用，都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不過這還是因襲春秋遺風的，春秋時代誠然有不少人重視信用，但也有不少守信的例子如晉、楚之會，楚人衷甲，就給人不好印象，至於晉的方面，如晉惠王許秦焦瑕，即位後遂不與，以及襄公居喪而潛師襲秦，使秦軍在殺隻輪不返，都是不太光明的事。戰國以後，遂變本加厲，結果還是沒遠見的吃虧的，不過楚懷王當時也許有不得已的情形並非完全守信的。

楚至鄧（今河南鄧縣）楚軍就不得不撤回去。^{（69）}

（丁）宜陽之役：

韓雖是秦的與國，可是秦並未因此對韓鬆懈。秦惠王死，秦武王即位，（前310年。張儀死在前308年）秦武王向甘茂說：“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70）}。於是甘茂自請伐韓國的宜陽（今河南宜陽縣）。宜陽是韓國西方重鎮，秦國元老重臣都不贊成去攻，可是秦王決心攻擊。韓將公仲侈率兵二十萬去援，楚將景翠亦遙為接應。甘茂圍宜陽數月，終於將宜陽攻下，於秦是的是的勢力便直接到了洛陽附近了。秦武王占有宜陽以後，第二年就死去，楚國得到休息的機會，便在秦滅宜陽的第三年（前306年）乘機滅越，把舊吳越地方，收歸楚的領土。

第五章 田文和李兌的合縱

齊秦濮上之役，齊本來可以得勝的，因為楚懷王中途背棄，以致齊兵敗績，這比平時兩國斷絕關係嚴重的多，所以從此以後，齊楚間的關係轉為惡劣。在秦的方面，因為不願韓魏的親附，伐韓取了宜陽，也使得韓魏轉變了親附的態度。到了秦昭王即位，在前304年（秦昭王三年）和楚國在黃棘相會，歸還了楚國的上庸；又在前303年秦攻韓攻魏，奪取了一些地方，於是秦楚成為結盟的國家，而齊國和韓魏修好。

前301年，齊宣王死，齊湣王繼嗣。在齊宣王晚年，孟嘗君田文已經做齊的宰相^{（71）}，湣王即位說：“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使孟嘗君退休，可是不久就發現了孟嘗君的能力，又使他復位。自從濮上之役以後，齊的政策是伐楚，所以就在這年發動了垂沙之役。

（註69）史記楚世家，X/27a. 又戰國策秦策四，III/32. 又戰國策楚策一，V/20a.

（註70）甘茂，楚下蔡人。事見史記甘茂列傳，XI/4a.

（註71）戰國策齊策四，IV/39a. 又史記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322 B.C.，即齊威王三十五年），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XV/2a. 又史記孟嘗君列傳稱：『梁惠王卒。（齊）宣王九年，田嬰相齊』，XV/1b. 按實則田嬰早已相齊，宣王九年的田嬰當為田文之誤。田文宣王九年（311 B.C.）為齊相，至齊襄王初年卒。襄王元年為283 B.C.，故從田文為相至其死時，約為三十年至三十五年，事實上是可能的。

首先，孟嘗君就把齊秦韓魏四國聯合起來，發動了對楚的攻勢，齊國仍用濮上之役的主將匡章，會合了魏將公孫喜、韓將暴鳶共同擊楚，直到楚國的方城⁽⁷²⁾，殺楚將唐昧，取重丘，楚懷王只得講和，把太子橫為質於齊，秦國為著向齊表示和好，也派涇陽君到齊作質，秦國還請孟嘗君去做秦相。⁽⁷³⁾

但是秦國對於孟嘗君在東方的力量還是畏懼的，秦國只想把孟嘗君留在秦國，不讓他出來，這個計劃被孟嘗君知道了，潛行逃出函谷關，趙國便乘此機會推薦樓緩為秦相，而孟嘗君便仍然聯絡韓魏和秦相抗。

公元前二九八年，以孟嘗君為主，聯絡齊韓魏三國大規模向秦進攻，直到函谷關。這時候楚國守著中立，趙和宋比較親秦，也不敢做實際的援助，秦國便只好講和，歸還了韓的武遂和魏的河東地方，於是韓魏和秦又恢復到以函谷關及黃河為界的狀況了。

孟嘗君幫助韓魏獲得了防守的形勢，主要的功能使韓魏可以自守，不致太受秦的威脅，因而韓魏就具有緩衝的形勢，而使齊國可以在東方發展。就在這個時期以後，齊國北助趙滅中山，南滅宋，而成為東方的霸主⁽⁷⁴⁾。

孟嘗君在齊湣王初期名望很高，並且養士三千人，其中儘多才智之士，這樣會引起湣王的嫉忌的，就在前 274 年，田甲劫齊湣王，湣王懷疑和孟嘗君有關，孟嘗君出走，其後雖證明和孟嘗君無關，孟嘗君也就從此退休了。

孟嘗君封地是薛，孟嘗君告歸也就是到薛去，但是不久又流亡到魏國⁽⁷⁵⁾，就在這個期間，宋王偃滅滕滅薛⁽⁷⁶⁾，而孟嘗君免相後，合縱之約也解掉了。在前 293

(註72) 這時各國都在邊境築長城，方城就是楚國沿山建造的長城。據左傳：齊桓公伐楚，楚使屈完稱：『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杜注以為方城山名（XII/13a），不過楚國的長城，也是建在方城上的。

(註73) 史記秦本紀，V/29a。又楚世家，X/30a。又孟嘗君列傳註，XV/3b-4a。

(註74) 佐趙滅中山在周赧王二十年（295 B.C.），見史記六國年表（III/26b）。滅宋在周赧王二十九年（286 B.C.），見史記六國年表（III/27b）及田齊世家（XVI/17b）。不過據史記，湣王時期一直到 284 B.C.，燕才與三晉擊齊，這表示著燕國只守殘餘國境，所以不為齊國敵視。

(註75) 戰國策東周，（蘇厲）為周最謂魏王，及謂周最語，言：『薛公故主，輕忘其薛』（II/7），以伐齊。

(註76) 史記宋微子世家：『（宋王偃）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VIII/16b。按滅薛當亦在敗齊軍時，孟嘗君亦必自薛出奔，及齊滅宋，他才再回薛。

年，秦伐韓魏，秦將白起在伊關斬首二十四萬；到前 290，秦奪了魏河東地方四百里和韓武遂地方二百里；前 289，秦遣客卿錯取魏大小城六十一⁽⁷⁷⁾；前 286 年，魏納安邑及河內⁽⁷⁸⁾，秦的勢力大為擴張，從此以後不能再制止了。到了 288 年十月，秦昭王因為屢次勝利，自稱西帝，並推尊齊湣王為東帝，不過齊王感覺稱帝還不够資格，在十二月自行取消，秦昭王不久也把帝號取消。

這時宋國已經逐漸強大起來，擴張了許多地方。齊國為想開闢疆土，就在秦伐魏之時也去伐宋(前 286 年)，終於把宋滅掉，可是宋國從來是以善守禦著稱的，因此齊國的損失也甚為鉅大，使得其他國家攻齊之時，齊國沒有還手的力量。⁽⁷⁹⁾

齊國這時領土包括了全宋，其中包圍著魯衛等國的領土，並且還有楚國的淮北地方，這些地方並未被齊國消化，還要大部分的軍隊去駐紮，都是給齊一個非常不利的形勢前。285 年，秦昭王和楚頃襄王在宛相會，又和趙惠文王在申陽相會，楚趙同意了秦的看法，韓魏此時國力薄弱，不得不從楚趙秦的聯盟，於是共同去伐齊，攻取了九個城，燕國本來想對齊報復的，因為懼齊，不敢舉動，此時也乘機和趙會合，隨著趙國去伐齊。

齊國在這個時期受著了三面的攻擊⁽⁸⁰⁾，齊兵戰敗，燕國的兵乘機追到臨淄，臨淄被燕攻陷，齊湣王出奔到莒。楚國此時表示援齊，楚將淖齒被任為齊相，可是淖齒又叛變了，齊湣王被殺，齊人王孫賈會同莒人四百人共殺淖齒，莒人和齊國流亡的官

(註77) 史記六國年表，III/27。又史記秦本紀言：『錯攻垣(今山西蒲縣)、河雍(宜陽)，決橋取之』，V/30b。

(註78) 此時河東已全入秦，只有安邑孤城尚保留，故秦再取安邑，見史記六國年表，III/27。

(註79) 戰國策燕策一：蘇代說燕王噲(此噲字誤，係後人添入附注，此燕王實是孟昭王)曰：『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積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擄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IX/7b-8a)是滅宋以前曾破燕，但史記無之。

(註80) 這就是齊國在戰國時期比秦吃虧的地方。韓、魏形勢最劣，是四面受敵的。齊國是個半島，並且還有『濟清河濁，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不過聯合攻齊，那也不能幾面作戰，這和東方各國攻秦，幾次不能入函谷情形不大一樣。楚國地區大，江河太多，軍隊不好調動，故當時亦不如秦、燕國帶上遼東，平原廣闊地脈膏腴，並且也是只受敵一面，一切條件實遠出關中之上，可惜並未開發，所以到漢代還說：『天下之勢，秦得百二了。』

員，找到湣王的太子法章，立做齊君。(81)

齊宗室遠屬田單從臨淄奔亡到即墨。此時齊國各城，只有莒和即墨未被燕軍攻陷，這兩座齊國的孤城，從齊襄王元年（前283，燕昭王二十九年）到齊襄王五年（前279，燕昭王三十三年），一直未被燕軍攻下，就在這個期間，齊國的即墨大夫戰死，城中的人推田單為主，去抵抗燕軍。(82)

擊破齊國的燕軍主帥是樂毅，在五年之中，樂毅除去占領臨淄以外，並且平定了齊國七十多城，都改為燕國的郡縣。前279年，燕昭王死了，昭王子惠王立為燕王，燕惠王本來不滿意樂毅，此時齊人向燕王反間，說樂毅本可以平定莒和即墨，所以留著這兩城的目的，為著取齊國人心，而自立為齊王，於是燕惠王便騎劫代樂毅，樂毅奔趙。(83)

田單先向燕軍約降，使燕軍懈怠，然後收集城中，得到一千多隻牛，把牛角上綁上兵刃，把牛尾綁上蘆葦，再灌上油脂，晚間鑿城為數十個洞，燒牛尾，使壯士五千人隨牛後，牛被炙熱，衝燕軍陣，燕軍大敗，燕將騎劫被殺，燕軍取占城邑，也都在此時叛歸齊國，田單再從莒把齊王迎到臨淄，齊王任田單為相。

從此，齊國是復國了，不過齊國却不能再和宣王湣王時代相比。第一：齊國失掉了許多地方，例如宋國的舊地及楚國淮北地區被楚國攻佔了，齊國西部一個富庶地區陶 (84)，也被秦國拿去，來封昭王的舅魏冉了，對於齊國的財源人力來說，損失甚大；第二：齊國因為形勢較為孤立，所以不大介入中原的戰役 (85)，他們想到湣王時，因為參加歷次戰役，領土大為擴張，最後引起了各方的敵視，幾乎亡國，所以到了襄王以後，把齊國的政策大改，變成絕對孤立的立場，使秦國從容併吞各國。

(註81) 戰國策齊策六，IV/50b-51.

(註82) 史記田單列傳：田單是齊國王室的疏族，為臨淄市掾，在湣王逃莒時，田單也逃到安平（今山東臨淄東），教他的宗族把車改造一下，使車軸較短，並以鐵包住，後來再逃的時候，其他未包鐵的車軸往往斷破，而單的族人安然到了即墨，XXII/1.

(註83) 樂毅本來是趙人，燕昭王禮賢下士，樂毅入燕，此時仍返趙。

(註84) 陶在戰國初期就已經是水運交通中心，范蠡稱為陶朱公，就是在這個地方經商。後來漢代為濟陰郡，在漢代是人口最密的地方。

(註85) 齊、秦均不可介入戰役，不過秦國貧，非戰伐不能身存，齊國富，可以不必攻戰。

復興後的齊國是不包括薛的，薛在孟嘗君晚期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小國，在孟嘗君未免去齊相之時，他是主張合縱排秦的，免相以後，他逃亡至魏，及宋人滅薛，他的態度應當是反宋的，等到齊國殘破，他的薛，因為各國對他尊重的緣故，大致仍在他的手中，所以齊國復國以後，薛並未屬齊，齊襄王對他仍然不敢侵犯，直到孟嘗君死後，薛才被齊攻取。(86)

和孟嘗君同時被人注意的人物是趙武靈王和李兌。趙武靈王元年是在前325年，到二十四年(前302年)實行胡服騎射，因為用了胡人的長技，東起上谷，西至九原，開闢了許多地方，這些地方都是產馬之區，所以趙國的兵力也強大了起來，當時他怎樣贏得了戰爭，現在完全不知道，得到了這些地方以後，他對於原有的部落怎樣管理，對於這樣地方怎樣經營，現在也完全不知道，現在只知道漢代對於這些地區管理的狀況，漢代管理的辦法當然是承襲秦代的，而秦代就可能是承襲趙國的。(87)

在趙武靈王27年時前(299年)，他傳位給他兒子惠文王(第二年即前298，為惠文王元年)，自稱為主父。傳位的原因據史記趙世家說：因為他好向北方發展，把國事交給惠文王 (88)；實在的原因也許是這一年就是楚懷王被扣的那一年 (89)，武靈王可能有鑒於楚懷王的事，立子為王以作準備 (90)。不過武靈王對內還有繼承問題的，武靈王原有長子章，其後娶吳國妃子又生子何，武靈王愛子何，立為惠文王，可是對於原來太子仍有扶持的意思。前295年，子章爭奪君位，被李兌及公子成殺死，李兌及公子成懼禍，包圍主父宮，主父餓死。

(註86) 史記孟嘗君列傳，XV/7b.

(註87) 漢代對於北邊狀況，散見於史記、漢書中，各紀、傳及漢書地理志，尤其敦煌漢簡及居延漢簡發現以後，使我們明瞭的更多了一些。

(註88) 史記趙世家，XIII/27.

(註89) 楚懷王被扣的事，見史記楚世家，事在299 B.C.，即楚懷王三十年(X/30b-31a)。楚懷王雖然失掉齊的盟國這件事非常失敗，可是楚懷王本人似乎尚有能力，所以在318 B.C.時，楚懷王曾為縱約之長。他被扣以後，太子在齊，曾經一度引起國內的恐慌。後齊國送還太子，立為楚王(即楚頃襄王)，楚國政治才得到安定。可是頃襄王的能力却不如懷王，所以楚人一直想念懷王，到秦亡國以後，楚人還立懷王之孫為楚懷王。

(註90) 宋王偃立太子為王，稱宋元君，大概亦在此時，至趙太子章作亂的時候，宋國亦發生內亂，宋元君出走，由宋王偃再當國事。

不過李兌還是主張合縱的，在前288年（趙惠文王十一年），李兌曾約齊楚韓魏五國攻秦，此時齊國已經不由孟嘗君當政，對於攻秦已不像從前熱心，結果五國軍隊到了成臯（即河南省的虎牢關），不能再進，沒有多少成績。

五國攻秦時李兌已老，李兌死大概在以後數年中（前284左右），蘇秦死時則在以前二十餘年（314左右），其時秦的力量未顯，所以蘇秦佩六國相印合縱排秦是不確的，不過李兌當政時，蘇代蘇厲可能是李兌的助手，因而蘇秦的傳說可能多半是蘇代和蘇厲的事。

第六章 魏冉及呂不韋的東略

甲、魏冉的東征

就齊國方面來說是孟嘗君，就秦國方面是魏冉，他們兩個都是當時的關鍵人物。

秦武王死了，武王無子，由他的弟弟秦昭襄王繼嗣（或簡稱昭王）。秦昭王是秦武王的異母兄弟，他的母親原來是楚國人，昭王既立，他的母親被尊為宣太后，宣太后的弟弟名曰芋戎，封為華陽君⁽⁹¹⁾，宣太后的母親改嫁以後所生的異父弟名叫魏冉⁽⁹²⁾，魏冉最有能力，在惠王和武王時已有相當的政治地位，武王死，魏冉利用政治上的關係擁立昭王，宣太后聽政，而魏冉由將軍繼樓緩為秦相。

魏冉最重要的工作是提拔白起為大將，在此以前，秦和六國的戰爭雖然偶有勝利，多年講來還是打一個平手，自從以白起為大將以後，秦國往往有壓倒的勝利，這就建立了秦滅六國的基礎⁽⁹³⁾。秦昭王十四年（前293），正是孟嘗君出走第二年，魏冉遣白起攻韓魏，在伊闕（即今河南洛陽的龍秀）殺了韓魏二十四萬人，魏冉受封為穰侯（在今河南鄧縣東南），到昭王十七年（前290），又使白起攻魏，取河東地方四百里；攻韓，取武遂地方二百里，十八年又攻魏河內，取大小六十一城⁽⁹⁴⁾，至昭王二

（註91）見史記穰侯列傳，XII/1a。姓芋氏，應當是楚國的宗室。

（註92）所以魏冉應當原來不是楚國人。秦、魏關係太深，居民錯雜，所以秦人中亦有魏姓。

（註93）見史記白起列傳，XIII/1-2a。到漢代還把歷來名將白起與韓信並稱，稱爲『韓、白』。

（註94）見史記穰侯列傳，XII/2。在此，河東與河內並稱，足徵河東與河內均爲魏國的郡，後來漢代的河內郡即亦承此而來，漢書地理志以爲漢河內始於楚、漢時的殷國，誤。（至286B.C.，秦取魏河內，那是指已取河內郡的全部了）。

十六年(前281年)、白起攻楚，拔楚都鄢郢(今湖北江陵)，燒夷陵(今湖北宜昌) 楚墓，楚王逃走，秦置南郡，封白起爲武安君⁽⁹⁵⁾，次年因再取楚國的巫，黔中郡⁽⁹⁶⁾，到昭王三十二年(前275年)，魏冉自將兵攻魏，通大梁，魏割溫求和，昭王三十三年，魏冉大破韓將暴鳶。三十四年，魏冉與白起及客卿胡傷再攻韓趙魏的聯軍，大敗魏將芒卯於華陽(今河南鄭縣南)，進至大梁，當時趙軍聯合燕軍來救，秦兵才退，把所占韓魏地方，連同從前楚國的上庸地方，合爲南陽郡。

此時秦軍已成爲破竹之勢，齊國雖已復興，可是不願多管中原之事，因而秦國稍休息一下，便再東進了。前207年(秦昭王三十七年)，秦聯合韓國，遣胡傷攻魏國的閼與(今河南武安縣西)，趙王問羣臣策，趙奢說：“其道遠、險、狹，譬如兩鼠鬪穴中，將勇者勝。”因今趙奢去救閼與，既出邯鄲三十里，下令軍中說：“以軍事諫者死”，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更增築營壘，秦人認爲他頓兵不進，於是趙奢兼程西進，二日一夜達到陣地，立即以一萬人據北山之頂，居高臨下，大破秦軍，遂把閼與的圍解掉，自此以後，魏冉不再大舉進兵。

在閼與之戰以前，魏冉曾派兵取齊國的剛壽二城(在山東壽張附近)，來擴張陶的領土，至此又有閼與之敗，秦昭王已年長，和魏冉的權力上已有不甚調協的地方，此時魏人范雎游說秦昭王，挑撥昭王和太后及魏冉的情感。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年)，宣太后死，昭王信了范雎的話，把魏冉罷免，魏冉回到陶，在陶病死。

這幾年秦國仍然逐漸向東前進⁽⁹⁷⁾，於昭王四十三年(前264年)開始攻韓，在四十六年(前261年)引起了長平之戰，秦軍大勝，但戰爭仍拖延下去，直到秦昭王五十年(前257)，魏信陵君救趙，秦軍大敗，然後戰爭才結束，這個戰爭前後拖延七年。

(註95) 魏冉此時加封陶爲封邑，見史記穰侯列傳，XII/2b.

(註96) 在貴州及湖南西部。此時楚將莊驪已取滇(雲南省)，因路絕，不能通楚，自立爲滇王，從此以後，中國型的文化又到了雲南了。

(註97) 據戰國策秦策三：范雎說秦王以遠交近攻之策，III/42a. 實則魏冉之策亦是遠交近攻，只是魏冉曾去直接爲秦擴張領土，也打算把陶變成萬乘之國罷了(秦策三：『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III/35b)。秦王相信范雎，其實他對外並無奇謀，只是魏冉當政三、四十年，勢力太大，羣臣多不可信，只重用范雎來牽制羣臣，以打擊魏冉的勢力。等到秦王的勢力已穩固，而范雎亦無對外大功，所以終於罷免。

乙、長平之戰

長平之戰是戰爭史上一個恐怖的戰爭，趙國損失兵員四十五萬，秦國損失兵員的數目雖然沒有詳細的紀錄，不過估計起來可能也達到二三十萬，兩方死亡可能在七十萬人以上，就結果來說，可以說只是一個歷史上的悲劇，兩方都未得到多少代價。

從秦昭王四十三年起，白起攻韓陘城（在今山西曲沃北），四十四年斷韓太行山的“羊腸道”，四十五年拔韓的野王（在今河南沁陽），韓上黨通韓的路斷絕，韓上黨守馮亭降趙，趙封馮亭爲華陵君⁽⁹⁸⁾。四十六年（前261年），秦使王齕攻上黨，趙軍據守長平（在今山西高平），以廉頗爲主將。廉頗主張是取守勢，秦軍屢次攻陷趙鄆和趙壁⁽⁹⁹⁾，以致趙國將士及兵員頗損失，秦國屢次挑戰，廉頗不出⁽¹⁰⁰⁾，相持一年。趙王因爲廉頗不能得勝，甚爲不滿，幾度去責問廉頗，至昭王四十七年（前260年），趙王（趙孝成王）決心要更換主帥，此時藺相如已臥病，而趙奢已經死了，無有可換的人，只有想到趙奢的兒子趙括，曾向趙奢學兵法，因此就改任趙括爲主將。

主將的更換當然表示戰略的更換，而且趙奢的強力進攻的主張，又是當時非常著名的，這樣就不能被秦人知道，因此秦便特派白起前來主持，而以王齕爲副手，嚴守秘密，不准軍中洩漏，使趙括不知道秦軍準備。

趙括是一個具有冒險精神却經驗不夠的青年人，據說他學兵法時，自負甚高，以爲天下無敵，嘗和趙奢談兵事，他的父親也不能難倒他，但他父親不以爲然，說，兵，是死地，而趙括談的太容易了，這是不可以的。當任他作將時，趙王也向藺相如問，藺相如不以爲然，說趙括只能讀其父書，可是他不能通變，如同把瑟柱膠上去鼓瑟，不可爲將，趙王不聽⁽¹⁰¹⁾。

依照趙奢的戰略，是利用龐大的兵力，用勇將來指揮，力量大者勝，這是一種攻擊的戰術而非守勢的戰術，不過也得判明敵情才可以。趙括學過兵法，自然也非完全

（註98）見史記白起列傳（XIII/1b-2）及漢書馮奉世傳（XLIX/1a）。

（註99）鄆是前哨的小城，可以駐紮千餘士卒（見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亭鄆，41-42）。壁是營壘的牆壁，大軍據守時臨時建築的。

（註100）這也是一種戰略，諸葛亮北伐，司馬懿堅壁不出，就是一例，因爲敵人不攻，屢次進攻營壘，損失亦大。

（註101）見史記藺相如列傳，XXI/8b。膠柱鼓瑟，指瑟的弦下均有柱，瑟柱是活動的，不可膠在瑟上。

輕舉妄動，不過自負太過了，把敵方未認識清楚，就用四十萬大軍輕於一擊。

秦兵先把第二線的壁壘建築非常堅固，和趙兵相遇，秦軍詐敗退却，趙軍乘勝追到秦壁，秦壁堅，不能攻進，可是趙兵集中進攻之時，秦軍却用二萬五千人截斷趙軍與趙壁的聯絡，又以一萬五千人斷絕趙壁與後方的聯絡，趙軍此時只好再築壁堅守。

秦王聽到這個消息，親自到河內指揮，並發動全國十五歲以上的壯丁全到長平。到這年九月，趙兵和秦兵相持已經四十六日，趙軍缺糧，只有用力衝出，可是秦軍衆多，趙卒出不來，趙括親自領精兵攻戰，被秦兵射殺，四十萬趙卒全部投降，白起把這些降卒全部坑埋了⁽¹⁰²⁾，只留年小的二百四十人遣回趙國。十月，秦兵定上黨郡，趙國前後已損失四十五萬人，但秦兵也損失過半。⁽¹⁰³⁾

秦軍乘勢取得趙國的太原郡，可是秦兵罷困已極，不能不撤回休息，直到昭王四十九年九月（前258年），秦再發兵，使白起將兵，白起有病，並且料定不能取勝，不肯出發，秦王罷免白起，他在陰密（今甘肅晝台縣）被迫自殺，秦相范雎起用鄭安平爲攻趙的主帥，進攻邯鄲，趙國非常危險，楚魏雖派有救兵，可是都畏懼秦軍，不敢輕進。⁽¹⁰⁴⁾

邯鄲在危急之中，幸趙人尙能上下一心，在圍困中堅守，不過邯鄲的陷落也是時間早晚的事了，幸虧魏信陵君（魏無忌）決心救趙，設法竊到魏王的虎符，帶了勇士入晉鄙軍，擊殺了晉鄙，奪得指揮權，選精兵八萬人北上，大破秦軍，楚春申君亦遣景陽夾攻秦軍，秦軍破散，鄭安平率殘餘二萬人降趙。

從這次戰役以後，秦國在函谷關東部所占地方相繼失去，陶既被魏所占，范雎的封地汝南也被韓所占，只是河東一帶也許還留下若干秦軍的據點。

（註102）三國志（上海，滙芬樓影印中華學藝社借照宋紹熙刊本）魏書鍾會傳：『會已作大坑白梃數千，欲悉呼外兵入，梃殺坑中』（XXVIII/37a），此蓋白起坑趙卒，項羽坑秦卒舊法，故坑埋數萬人非不可能，不過秦兵已損失過半，趙軍不會損失更多，所以當時絕不可能還剩下四十萬人，所謂四十萬人，不過號稱四十萬人罷了。

（註103）秦兵損失過半，見史記白起列傳，XII1/5b。所以白起後來不願再做主將，以致被秦王逼死。

（註104）據戰國策趙策三：此時魏安釐王遣晉鄙救趙，止於蕩陰（今河南湯陰），不敢進，只使客將軍新垣衍說趙王，希望趙尊秦爲帝，以此求和，平原君猶豫未肯。此時魯仲連適趙，以辭折服新垣衍，適信陵君奪晉鄙軍，趙因得救，VI/12b-66a。（其中惟『今齊湣王已益弱』，時爲齊王建，非齊湣王，湣字涉上文齊湣王事誤衍）。

丙、呂不韋的東略

自從信陵君援趙之役以後，秦軍大敗，魏冉東進的形勢大半失去，幾乎恢復到孟嘗君時的情況⁽¹⁰⁵⁾，並且秦昭王已老，也憚於用兵⁽¹⁰⁶⁾，直到前249年（即長平之戰十年以後），莊襄王即位，以呂不韋為相，才開始又向東方發展。

呂不韋韓人，是邯鄲的大商人，莊襄王為質於趙，呂不韋說趙王使莊襄王歸秦，並資助為太子，嗣為秦王⁽¹⁰⁷⁾，等到莊襄王成為秦王，呂不韋就以擁立之功成為相國，他這種進取型的人，當然不會省事的，他就在當年滅東周，攻取韓國的成臯和滎陽，建立了三川郡，次年（前248年），又攻取趙國太原郡的榆次等三十七城，到前247年，又攻佔了趙的上黨郡，並命蒙驁攻入晉陽，建立太原郡。

這時秦轉向攻魏，魏的情況非常危急，寄住在趙國十年之久的信陵君，為了要拯救宗社的覆亡，決心回到魏國⁽¹⁰⁸⁾。信陵君在當時已成了偶像式的人物，魏安釐王很

（註105）長平之戰，表面上趙國大敗，損失了四十五萬人，可是秦軍損失也非常鉅大，雖然接近邯鄲，秦軍的力量也不能再進，非休息軍隊不可了。秦軍損失這樣大，也是遇到勁敵的原因，在此廉頗和趙括都有功。史記根據傳說，不免有以成敗論英雄之處，後來信陵君非常漂亮的成功，也和長平之戰有關，白起不願再戰，實不免有顧惜名譽之處，因為秦軍實不堪再戰了。

白起是一個軍事天才，坑趙卒所發生的後果，他自己後來也未嘗不知道，這也是他的死的直接原因。史記白起列傳集解引何晏說：『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諸人皆豫知降之必亡，則張虛捲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爲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盟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其所以終不敢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袒，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XIII/6b.（此外 256 B.C.，楚亦乘中原有事，東向滅魯）。

（註106）只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一事，不過滅周是不需要多大兵力的。

（註107）見史記呂不韋列傳（XXV/1b-4）及戰國策秦策五（III/75b-76）。史記和戰國策略有異同，可能國策是較早的傳說，而史記又增加了後出的傳說，因為秦始皇母原爲呂不韋姬妾一事，國策無之，國策只有，呂不韋和嫪毐衝突那一件事，這是呂不韋本爲權略之士，他的故事越來越多，史公好奇，所以都被採取上了。

（註108）信陵君在趙立功，但因竊符事，久居在趙，不敢歸。秦伐魏，魏王使使者請公子，公子仍不歸。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駕馳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其後秦間揚言於魏，言信陵君將被諸侯立爲魏王。魏安釐王罷公子軍職，信陵君遂與賓客縱酒作樂，四歲，病酒卒，其年魏安釐王亦卒。事見史記信陵君列傳，XVII/7-8a.

成功的徵到韓趙楚等國的軍隊，擊敗秦軍。此後秦國只在前244攻取韓國十三城未，曾大舉。(109)

到秦始皇五年（前242）信陵君既死，秦始遣蒙驁攻魏，奪取了魏酸棗（今河南延津縣）二十城，置東郡；六年（前241），韓魏楚趙衛五國共攻秦，秦出兵，五國兵退回；七年（前240），蒙驁攻趙死，取趙三城，八年（前239），秦有膠毒之亂；九年（前238），呂不韋免，這兩年秦雖未擴充領土，不過侵略東方的基地已經穩固，此後就是秦始皇自行當政的期了。

附記：本篇由楊聯陞先生及許倬雲先生看過，提出許多珍貴意見，特此志謝！

引用書目

1. 論語（十三經注疏本）。
2. 墨子（上海，涵芬樓影印明嘉靖癸丑刊本）。
3. 孟子（十三經注疏本）。
4. 戰國策（上海，涵芬樓影印元至正十五年刊本。）
5. 詩經（十三經注疏本）。
6. 左傳（十三經注疏本）。
7. 周禮（十三經注疏本）。
8. 孫子（長恩書室叢書本）。
9. 淮南子（上海，涵芬樓影印劉泖生影寫北宋本。）
10. 史記（上海，涵芬樓影印南宋黃善夫刻本。）
11. 西域考古記（斯坦因著，向達譯。上海，中華書局，1936。）
12. 漢書疏證（沈欽韓撰。光緒二十六年，浙江書局刊。）
13.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錢穆撰。香港，大學出版社，1956。）
14. 竹書紀年輯校（王國維撰。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三十六冊。）
15. 竹書紀年義證（雷學淇撰。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排印本影印，1951。）
16. 戰國史（楊寬撰。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17. 水經注（上海，涵芬樓影印武英殿聚珍版本。）
18. 漢書（上海，涵芬樓影印北宋景祐刊本。）
19. 居延漢簡考釋之部（勞榘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四，1960。）
20. 三國志（上海，涵芬樓影印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藏宋紹熙刊本。）

（註109）在長平之戰以後，燕曾乘趙損失，遇而伐趙，爲廉頗所敗，以後燕趙互相攻擊，並無決定性的勝利。